

# 臨界點

## 歷劫核冬的少年

The Sky So Heavy

克萊兒·佐恩 (Claire Zorn) 著

林力敏 譯

## 檢視人性善惡的最佳舞台

張子樟（兒童文學評論家 閱讀推廣人）

現當代科幻小說常常呈現作家對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深感憂心。他們不但擔心外星人入侵，憂慮人們以改善民生經濟為名，竭力開發有限資源，更疑懼某些國家發展新型武器，導致全球性的毀滅。事實上，當前過度的經濟成長確實已破壞了整個宇宙生態，但窮兵黷武的好戰心態更促使一些以自保為名的國家進行核爆實驗，完全不顧這種毀滅性的行為可能造成地球消失。這本小說雖是預言型作品，但對地球瀕臨存亡的翔實描繪內容令人心驚膽顫，唯恐這樣可怕的日子會提前來臨，讓世人毫無招架之力。

多數世界末日後的故事極少聚焦於下面這些重要的事：食物、水、庇護場所和安全。這本書不但細筆刻畫這些維護生命的重要元素，而且多層展現，思考周延。它敘述緩慢，動作不多，但十分寫實，很少有反烏托邦的成分。全書是一段逐漸加溫的心理旅程。發射飛彈的肇事者從未揭露，因為這本小說的重心專注於敘述角色們為了活下去，他們願意冒險來展示多少自我的人性，而不是直接捲入衝突。

讀者只要用心細讀，便可以讀到作者如何把許多不同的關係一一展露出來，從兄弟到家庭之愛、鄰居關係、不友善的朋友、甚至來場男女之愛。藉這些關係的鋪陳，讀者終於了解故事的重心在於披露人性的善惡。全書不時談到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戈馬克·麥卡錫的後末世故事《長路》，除了加強倖存和對待難民主題之外，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刻意強調人性善惡的揭露與親情的重要（如：《黑暗之心》作者對人類文明以及人性這一主題作了深刻的思考以及《長路》中的漫漫長路的父子情）。

這本小說的力道在於角色之間的關係。角色性格多元但均有缺陷。主角小雷的母親只在乎她的工作和新男友，形象並不完美。他的父親則努力跟大家證明，對新娶的太太來說，他不算太老。弟弟麥克斯正在青春期的門檻上，希望別人以成人對待他，但舉止又像個孩子，處處顯露自信安全的外表。露西在情緒和身體都顯得正常，但一碰到她跟小雷的關係，她不願意率先而行。小雷極力淡化了他曾在小學時霸凌過阿諾，顯示他是個討人喜歡但有缺陷的敘述者。他是個聰明、有責任感的角色，但並非十分完美。然而兄弟關係卻十分顯眼，彼此在對方危急時伸出援手，展現深厚的兄弟之情。

十七歲的小雷是全書的敘述者。透過他的雙眼，讀者先分享了他幾天的正常生活。核子寒冬來臨時，尋找食物、淨水、熱源和安全的庇護場所成為他的首要之務，這些最後又逐步發展成安全、延續生命與倖存的必需品。在他的決定變得活下去的最重要條件之一，因此全書的每一頁幾乎都在強調這一點。

小雷設法思考這一切，他們這個小團體求生路時，低溫、缺水和飢餓成為十分現實的困擾。如果這些不致於造成他們死亡，也有人可能想搶。他們、殺死他們（如鄰居上門來找丟失的木柴、警察強要帶走食物等）。陌生人的慈悲常常令他們感到驚奇，但同時那些熟識的人們卻因食物的短缺想殺死他們。他們自己也曾經去竊取超商儲備的食物而差點喪命。由於人們日趨絕望，飢餓又導致暴力升級，小雷、阿諾和露西忍不住質疑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他們該信任什麼人？為了活下去並保護他們鍾愛的人，他們的自救底。到底在那兒？

對於他們四個人而言，這段旅程充滿困難與危險。他們必須去做從來沒想到的事。他們既勇敢進取又樂觀豁達，但心情沉重，因為看到了許多難以想像的事，

對於未來逐漸失望。他們對抗暴力、憎恨和貪婪，但同時也擁有愛、友誼和希望。虔誠的基督徒阿諾給這篇故事帶來靈性與寧靜，這有助於小雷下定決心，做些比較困難的決策。迂迴曲折布滿全書的家庭與友情、核子戰爭、勇氣與毅力、死亡與悲傷、倖存、靈性和倫理等等主題，感動了每位讀者。

小雷同時也是個有原則的人。在雪梨與母親重聚時的喜悅，全被母親無法同時承諾保護露西和阿諾毀滅了，他決定帶著他們另尋一處有希望的地方。弟弟麥克斯寧願跟隨他而不想留下來陪伴母親，可見母子親情早已因隔離多時而日趨淡薄，他日重逢機會也幾乎趨近於零。

隨著這幾位角色面對一個近乎世界末日的未來，這部全然絕望、卻又努力倖存的引人入勝故事處處都是懸念。然而經由永不放棄的奮鬥，他們繼續堅信，他們會找到某一個可以重建生活的地方。最後小雷帶著麥克斯和女友離開雪梨，尋

找另一個可以久待之地，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作者在結尾處留下一大片空白讓讀者去填補、延伸或偏離、背叛。作者並沒有告訴我們書中的主要角色何去何從。這種開放性的結局會給讀者更多思考的空間，尤其會思考當世界末日降臨時，人們要如何藉自救和救人的過程來展露人性的善惡。

歷劫核冬的少年  
【目錄】

## 出版緣起

## 導讀與賞析

軟硬兼施的複製人世界

第一章 藍山小鎮……………23

第二章 核彈引爆……………29

第三章 核冬來臨……………40

第四章 相依為命……………50

第五章 彷若冬眠……………62

第六章 懷特太太……………70

第七章 酒……………84

第八章 兩杯米……………94

第九章 警探老兄……………109

第十章 難民……………123

第十一章 斧頭……………132

第十二章 米克的請託……………143

第十三章 查蒂……………153

第十四章 懷特先生……………162

第十五章 靜止……………174

第十六章 巧遇翁安諾……………188

第十七章 米克回來了……………203

第十八章 變調的警探老兄……………211

第十九章 軍用卡車……………221

第二十章 向翁安諾求助……………231

歷劫核冬的少年  
【目錄】

第二十一章	離開.....	241
第二十二章	連帽外套.....	257
第二十三章	洗劫超市.....	272
第二十四章	露西救了我.....	283
第二十五章	復原.....	295
第二十六章	彼此照顧.....	305
第二十七章	再回超市.....	305
第二十八章	前往雪梨.....	305
第二十九章	拒馬封鎖線.....	305
第三十章	老媽的公寓.....	305
第三十一章	地下停車場.....	305
第三十二章	患難見真情.....	305
第三十三章	選擇.....	305
第三十四章	放手一搏.....	305
第三十五章	夥伴.....	305
第三十六章	逃兵麥特.....	305
第三十七章	母子重逢.....	305
第三十八章	埃弗茲老師.....	305
第三十九章	不要停止禱告.....	305
第四十章	南方.....	305
附錄		

### 第3章 核冬來臨

我開前門時鑰匙掉了兩次。等終於進去家裡，我放下袋子，高喊我弟的名字。家裡似乎沒人。我走進客廳，卻發現他在裡頭，一邊抓著電玩搖桿，一邊盯著電視螢幕。

「麥克斯，為什麼你沒接電話？媽有打給你……麥克斯？」  
他仍緊盯著螢幕，我只好從他手中拿走搖桿。

「哥，你幹嘛啦？你這討厭鬼！我快破第七關了欸！」  
「你沒看到外頭發生了什麼事嗎？」

「什麼？」他走向窗邊，瞪大雙眼。「哇，酷欸！」  
「才不酷咧，麥克斯，一點也不酷。」

一位過度濃妝豔抹的瘦削女子表示，核彈是在澳洲時間四點左右發射。她從電視螢幕往外看著我們，說不確定是哪裡出了差錯。接下來鏡頭轉到一位面露擔憂的男子，他說核爆炸引起的猛烈大火也許已經吞噬了城市與荒野，科學模型顯示幾天內煙塵與灰燼會瀰漫大氣層，導致氣溫開始下降，基礎設施恐怕會停擺，糧食面臨短缺，全球爆發飢荒。

我再次打給老媽，她叫我列下在超市買的各项食物。在我跟她講電話之際，繼母卡拉提著超市的袋子走進家裡，身上仍穿著瑜伽服。

「跟你媽講電話？」她問：「跟她說我有買水，所以她不必再一直打給我。」  
「妳聽到了嗎？」我問老媽。

「聽到了。另外，我要你盡量把各個瓶罐容器都找出來，統統裝滿自來水，

現在立刻就去。」

「好。」

「小雷，他們要我去坎培拉，但我不確定會不會去。我目前還沒有充分了解狀況，但我希望你不要亂跑好嗎？如果事態有變，我會想辦法去找你，了解嗎？」

「了解，媽，妳會不會覺得大家反應過度了？」

「小雷，我的職責就是避免過度反應。」

我們照她說的把瓶瓶罐罐全部裝滿水，排在車庫裡，然後守在電視前，收看永無止盡的新聞快報，畫面偶爾變成一團雜訊。

新聞沒有播出爆炸地點的畫面。以前各種新聞畫面應有盡有，觀眾看得到自殺炸彈客的側錄影像，或是妮可基嫻的兩個女兒，但這次受災地區毫無任何影像或畫面，什麼都沒有，新聞只是不斷播出對全球當前局面的各種預測，探討氣候、食物與預估死亡人數。有些國家整個一夕消失，實在很慘。新聞說至少事情會進展得很快，好像這樣說能安慰到觀眾。

類似的新聞反覆播出，大同小異。總理呼籲大眾冷靜；雪梨市中心的馬丁廣場架起大型螢幕，播放新聞給城裡工作的人看；新聞畫面播著廣場上大型螢幕上的新聞畫面。

我傳簡訊給露西：妳還好嗎？我不知道還能傳什麼。

就在晚餐時間前，老爸回家了。他走到客廳，朝我們點頭，走進廚房跟卡拉竊竊私語。我聽到卡拉的聲音變得尖銳激動，隨後老爸走出廚房，雙手拍了一下，宣布說晚餐好了。卡拉失神的把碗擺上餐桌。晚餐是某種扁豆與鷹嘴豆咖哩。哼，如果哪天我當上繼父，我也要給小孩煮這種鬼才要吃的東西。

「會下雪嗎？」麥克斯問，「有放射性的雪？」

「不會下什麼有放射性的雪。」老爸搖頭，在盤裡倒下一堆鹽，足夠把食物醃漬起來。

「你怎麼知道？」麥克斯問。



「對啊，葛瑞格，你怎麼知道？」卡拉說。

老爸偷偷瞪她一眼，但我還是留意到了。他把食物匆匆送進嘴裡。「我不知道，但我敢說幾個禮拜後事情就結束了。」

「如果沒結束呢？」卡拉說：「新聞報導說，幾年內氣候都會受到影響。」

「我不清楚。我都在工作，沒看新聞。」

「你是在暗示什麼嗎？」卡拉問。「我跟你說過了，我下禮拜會開始工作。」

「我沒在暗示什麼。我只是說我整天都在工作，沒空看新聞。」

「爸，上網不就能看了？」麥克斯問，他看起來確實滿臉困惑。

老爸嘆了一口氣。我的手機「嗶」了一聲。是露西嗎？我起身查看，但老爸指著我的位子。

「坐下。」他說：「先一家人好好吃飯，然後再去看你手機。」

「卡拉不算是一家人。」麥克斯說。

「她是我們家的人。」老爸說。

「她才不是。」

老爸一拳槌向桌面。「麥克斯，卡拉跟我結婚了，所以是我們家的一分子，懂嗎？還有誰有異議嗎？」

「我又沒娶她。」麥克斯邊說邊大口喝著果汁。卡拉放下叉子，站了起來。

「我回娘家去。」她冷靜的說。

「麥克斯，你給我回房間去。卡拉，妳快坐下來。」

「謝謝，但不了，葛瑞格。」卡拉說。

「謝謝，但不了，葛瑞格。」麥克斯說。

「麥克斯·席斯，三秒內你不進去你房間，我就讓你好看。卡拉，能不能拜託妳坐下來？」他以相同語氣跟他們兩個說。我吃我的咖哩。事情沒那麼糟。卡拉拿起鑰匙走出前門，老爸雙手摀住臉。

「拜啦，卡拉。」麥克斯語氣平板的說。老爸手一揮，把面前所有東西打翻到地上，站起來以顫抖的手指指著麥克斯。

「你……你……你這不知好歹的小……」

他跟著卡拉走出前門。

「幹得好，麥克斯。」我說：「好極了。」

「閉嘴啦，你這個暗戀卡拉的傢伙。」

「老弟，幫個忙好嗎？幫個忙吧！」我開始清理地板上的東西，包括餐具、碗、鹽罐與胡椒罐，這真是一團糟。

「你可不可以過來幫忙，別像個白痴一樣站在那邊？」

老爸回來了，猛力甩上門，從長椅上拿起鑰匙。

「我去追卡拉。」他說：「我很快就回來，到時候再找你談一談，麥克斯。」然後，他就出去了。

結果是路克傳簡訊給我。我試著上網跟他聊這整件事，但網路塞車，一直連不上去。隔一小時再重試，依然不行。我打給電信公司，但打不通，也許他們的

電話客服中心已經不存在了。

老爸沒回家。我打給他，但他的手機要不就是關了，要不就是在沒訊號的地方。最後我叫麥克斯上床睡覺，我也睡了。

事情發展得很快，快過新聞上的預測，快過政府給的講法，也許露西說得沒錯，政府對事態發展心知肚明，只是沒跟大眾坦然以告。也許我們都心知肚明，卻像小孩子看電影一樣，碰到可怕片段就遮住眼睛。

隔天早上我被冷醒，雙腿跟雙臂都遭寒意侵襲。房間一片漆黑，只有窗簾縫透進一絲光線。外頭毫無鳥鳴。我頭腦仍昏昏沉沉，心想時間一定還很早。我縮進棉被裡，漸漸滑進夢鄉之際，感到有東西在碰我的手，於是睜開雙眼，想說應該是老爸，結果卻是麥克斯全身裹著毛毯站在那裡。

「今天要上學嗎？」他問。

「天啊，我哪知道，現在還很早，快回床上繼續睡吧。」

「不早了，快八點半了。」

「別鬧了，麥克斯，快回去睡覺。」

「哥，真的快八點半了啦。」

我坐起身子。「在下雨嗎？」

「不對，是下雪，有放射性的雪，而且下得很大，閃閃發亮。」

「哈哈，老爸在家嗎？」

「不對，沒有在發亮，但真的有下雪，是真的啦。」

我還是懷疑他在亂說，但確實很冷，而且他裹著毛毯。麥克斯走到窗邊，拉起窗簾，天空是一片陰鬱的灰褐色。我爬起來走向窗邊。

在我三歲時，爸媽帶我去賞雪，那時離麥克斯出生還有好幾年。我對那趟旅行印象深刻，因為那是我有生以來唯一一次看到雪。我記得我們在乳白的晨曦裡開車到雪原，老媽指著遠方白靄靄的山頭。我有一個藍色塑膠雪橇，只靠一根光

滑塑膠繩抓住並控制方向，那條繩子穿過雪橇兩側的洞，打成一個像白色小圓球的結。我脫掉手套，拇指搓著小圓球，感覺那像是嚼過的口香糖，但老媽叫我把手套穿回去。我記得我飛速滑下雪坡，飛過一堆雪，溜過結冰的停車場。我至今仍記得那片雪白，那片讓人灼痛傷心的雪白。

如今窗外的雪不是白色，而是髒兮兮的泥灰色，一灘一灘的在草坪上，信箱上也形成一小座尖尖的雪堆。

「就跟你說了吧。我出去一下。」麥克斯快步走出房間，衝過走廊。我站在窗邊，呆望眼前的景象，接著突然想起一件事。

「麥克斯！」我從他身後喊他，跟著衝過走廊。「麥克斯，等一下！」

我在他正準備開門之際衝到門邊。「別出去。」我說。

「為什麼？」

「可能會有放射性。」

「不會啦。」

「沒唬你，你可能會生病，我們該待在屋裡。」

他確實被雪可能含有輻射這件事嚇住了。我走進客廳開電視，但沒反應。我按下電燈開關，也沒反應。我回房間開筆電，電池是蓄滿的，我試著連上網看是怎麼一回事，但沒辦法連線。我從一團亂的桌上找到手機，打給老爸，卻再度聽到電信公司的語音說手機沒開或沒訊號。老媽的手機也一樣。

麥克斯再度出現在我的房門口。「電視沒辦法看。」他抱怨說。

「我知道。停電了。」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是氣溫下降的緣故吧。」

我換上衣服，把運動長褲套在牛仔褲外頭，再套上一件舊的連帽外套，勉強代替抗輻射衣。我走進老爸的房間，打開最上面的抽屜，那個他通常會放些錢的地方，拿出一張十元紙鈔，跟麥克斯說我去看能不能買到報紙，然後深呼吸一口

氣，走出屋外。

溼答答的冷空氣打在臉頰上，我把雙手插進口袋。多數汽車仍停在自家車道上，似乎沒多少人出門上班。住對面的艾倫，站在她家門口的小路上，看著她兩個小孩拿灰髒髒的雪球互丟對方。她看到我就朝我揮手。

「嗨。」她說：「這也太怪了吧？」

我穿過馬路，走上她家外面的草坪。我跟她不大熟，但他們夫妻倆人很好，每次都會跟我打招呼。她雙頰凍得通紅，雙眼閃閃發亮。

「你見過這種景象嗎？」她問。

「沒見過吧。妳家有電嗎？我家停電了。」

她搖頭。「米克今天早上起床時說停電了。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該不該上班，但最後還是去了，輪胎還纏上雪鍊。你能相信嗎？雪鍊欸！在這個地方！」

米克是建築工人，個頭不高，常參加球類聯賽，身材相當壯碩。兩個小孩各

約三歲跟五歲，小的叫查蒂，正在放聲尖叫，她哥哥查克手抓雪泥追著她跑。他們先前想堆雪人，但成品看起來只是一坨灰灰的東西，上頭插著幾根樹枝。

艾倫留意到我在看雪人。「我們沒有紅蘿蔔。」她說：「鼻子該用紅蘿蔔插上去吧？」她聳聳肩。「我不清楚，我沒做過雪人。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雪，可惜雪太髒了，都是核爆的關係對吧？」

「嗯，應該吧……對了，我不確定他們這樣玩雪有沒有關係。」

「是嗎？」她瞪大雙眼，「我也不知道。」

「嗯，我不確定啦，只是……」

「大概該叫他們進屋子裡了。」

「妳有儲備很多食物嗎？」

她皺起眉頭。

「那個……食物可能會短缺，妳該確保家裡有很多罐頭。」

「喔，家裡有一點。」她聳聳肩。

「我要去路口的商店，妳要我幫忙買一點東西嗎？」

「可以嗎？你人真好，但我不確定該請你買什麼，也許濃湯吧，然後他們不吃鮭魚。我去拿錢給你。」她走進家裡。兩個小孩抬頭看我。

「雪欸！」查蒂說。她戴著粉紅色連指手套，她哥沒戴手套，左右臉頰上有一條乾掉的鼻涕，像蛞蝓爬過。

「我們做了一個雪人！」他指著雪人說。我不知道該怎麼應付小朋友，所以只是點頭說：「酷唷。」他似乎聽得很樂，抓起積雪往房子側邊跑去。艾倫走了出來，交給我一張二十元紙鈔。

「你覺得夠嗎？應該夠吧？」

「夠啦，我盡量買。」

「謝謝。」她說：「查蒂，跟小雷哥哥說再見。」查蒂揮著手套，面露笑容。

我幾乎從小就認識那家小超市的老闆史塔夫斯，又或者確實打從出生就見

過了。從我有記憶以來，那家超市就存在了。小時候，老爸會在禮拜天下午、電視開始播足球比賽前，帶我爬上山坡到那家超市，如果我走累了，他就背我。老爸會買一包綜合軟糖或棒棒糖給我，我最喜歡彩色糖珠的口味，香蕉口味則給老爸，因為我超怕香蕉口味跟牙齒軟糖。

這家超市連聖誕節都會開，所以我想區區停電難不倒史塔夫斯。果然沒錯，大門是開的，他坐在收銀臺前，整間店昏昏暗暗，靠驅蚊蠟燭照明。儘管天氣變冷，他仍只穿短袖上衣，我想這是在冬天的固定穿著，至於夏天則是穿白汗衫。他正在捲菸，捲完以後插在耳朵上。

「芬德雷小弟！」

「史塔夫斯叔叔好。」

「你今天想買什麼？」

「報紙。對了，還要替艾倫買些罐頭。你想得到竟然會下雪嗎？」

「真是太扯了。」他搖了搖頭，咋著舌頭。「恐怕沒有報紙啃，派報車今天

沒來，罐頭也所剩不多，大家快買光了。」

他說得沒錯，確實所剩無幾，但大家似乎都討厭烤肉味豆子罐頭。我裝了一籃濃湯罐頭跟蔬菜罐頭，史塔夫斯在筆記本寫下價錢。

「十八元兩毛。」

我付錢給他，他把罐頭裝進袋子交給我。

我往回走下山坡。我先前走過無數次了，但如今的景象無比陌生，不大真實。當我們還小時，我們老愛問爸爸這裡會不會下雪，他斷然的說不會，但在天氣很冷的早上，我還是會跑到窗邊，有些期待能看見好萊塢聖誕電影裡的景象，目睹罕見的奇蹟。如今終於下雪了，只是彷彿有人在雪裡混進棕色墨水，舉目所見不是一座雪白仙境。

我來到艾倫家。兩個小朋友把臉貼在窗戶上，呼出一塊塊白霧，看著我走過門前的小路。我敲一敲門，艾倫過來應門。

「真是感謝。」她接下袋子，「希望夠撐過這段期間。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

久吧，你不覺得他們本來就有對策嗎？所以我們不會吃光糧食吧？」

「我不知道。如果說停電了，所有路上都積滿雪……」

「也是，所以最好還是多儲存些食物。」

「總之，晚點再見咯。」

「嗯，謝啦。」

她關上門，我轉身往外走。查克不再靠在窗邊，但查蒂還在窗邊看著我，我揮手，她跟著揮手，鼻子貼著窗玻璃。

路克的鮮紅日產轎車停在我家車道上。我小心翼翼的走過坡道，在前門脫掉鞋子、連帽外套跟牛仔褲外面的運動長褲，擺在玄關，再走進去。路克在廚房吃著一碗牛奶玉米脆片，鞋子在磁磚上留下一攤髒水。

「雷哥！」他說：「下雪了欸！你能相信嗎？真是太酷了。」

「真想不到你會開車過來，路上都是雪。」

「沒什麼啦，只是有點滑而已。我有把滑雪板帶來。」

「什麼？帶滑雪板來？雪積得不多欸。」

「對啊，但我想說從你家前面的草坪滑下去一定很爽。」

麥克斯拿著冰桶的蓋子走進來。「這行嗎？」他問路克。

「太讚了啦，麥克斯老大。」

「喂，路克，你可以把鞋子擺在外面嗎？」我拿出一捲紙巾，想了一下，然後戴上清潔用手套。

「你哪位啊？掃地的阿婆唷？」路克脫下鞋子，丟在門廊上。

「我哥認為雪被汙染了，有放射性。」麥克斯說。

「認真的？」路克哈哈大笑，「你怎麼知道？」

我用紙巾擦乾髒水，扔進垃圾袋裡綁起來，很清楚這不是處理核汙染物的標準程序。

「重點在於，我們不清楚。」

「他們不會告訴我們嗎？」

「怎麼告訴我們？又沒電。」

路克吁了一聲，搖了搖頭。「管他有沒有被汙染，反正我要在你家草坪上滑雪。」

「我也要！」麥克斯拿著冰桶的蓋子，說：「我的滑雪板。」

我聽見老媽在我心中高聲反對。

「你不行。」我說。

「我要滑！」

「不行，麥克斯。」

麥克斯把冰桶蓋丟在地上，跑回自己房間，用力甩上房門。路克在一旁狂笑。

「你瘋了唷。」他說：「還被汙染咧。」

「我看過一個反恐的網站，上面談到輻射的危害。」

「雷哥，誰會看什麼反恐網站啊？總之，如果有輻射的話，該有人告訴我們，而且核爆是發生在地球的另一邊。」

「我就告訴你啦。我要顧好麥克斯，其他事我不想管。」

「卡拉在哪？」

「你很哈她欸。」

「真的，她超辣。」

「你有毛病唷。」

「她在哪啦？」

「我不知道，她跟我爸昨晚沒回來，也許待在她的老家吧，也許被冰雪困在路上，反正我不知道。」

「靠。」

「嗯。」我們杵在那邊，等對方講點有意義的話。

「聽說你跟露西·泰妮沃絲昨天以讀書的名義約會了一下？」

「對啊，但我不清楚那算不算是約會……算是被這整個核災打斷了吧。」

「你根本追不到她啦。」



「謝謝你唷。」

他笑了起來。「你確定她不是想利用你來倒追我嗎？我最近很紅唷。」

「你還真看得起我欸。」

「好啦，雷哥，我去草坪滑雪啦。你在窗裡看就好，別中輻射毒了。」

我大概看路克從我家前面很陡的草坪滑了五次，每次都在撞到我房子的前一刻閃開。最後他把滑雪板扔進後車廂，朝我揮手，出發去找更大片的斜坡，車子左偏右拐駛上山坡。

我閒晃了一下，吃了四片麵包配果醬當作早餐，畫些素描，試著忽略心頭的擔憂。午餐時間過後，麥克斯才走出房間，裝作是氣炸了的緣故，但我想他大概只是睡著了。我們消磨掉一個下午，等待著，但不確定在等什麼。沒電的時候，時間的流逝慢得驚人，好幾次我伸手去拿電視遙控器，忘了停電這一回事。先前卡拉送一部電視給老爸當作生日禮物（她說是她買的，講得好像是花她自己的錢一樣）。說來可笑，沒有了電，它就只是個大箱子，關著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一堆

塑膠與電線，我們只能兩眼發直的看著這個黑色的東西。我很想拿 iPod 來聽，卻擔心停電可能持續很久，還是把電力省下來比較好。

我想著露西。

才下午五點，四周已經昏暗，室內溫度愈來愈低。我多穿一件套頭毛衣，再穿上兩雙襪子，在車庫找到一把海豚牌大手電筒，放在餐桌上當作燈。卡拉的香氛蠟燭還滿管用的，我在廚房跟小客廳裡各點了幾根，屋裡很快瀰漫著甜膩的香味。麥克斯跟我玩牌，等著有車駛上車道。

六點半左右，我把冰箱裡剩下的東西當成晚餐：鷹嘴豆咖喱、冷香腸跟起司片。至少食物在冷天不會壞掉。

「好噁喔。」麥克斯拿香腸沾番茄醬，朝尾端咬了一口。

「我知道。」

「哥，老爸去哪了？」他聲音顫抖。

我吞著口水。「他們大概待在卡拉的老家吧。」

「但你不確定吧？」

「嗯，麥克斯，我不確定。」

「搞不好老爸死掉了？」

「他沒死啦，麥克斯，為什麼他會死？」

「照到輻射線。」

「沒那麼快，輻射線要一段時間才會致命。」

麥克斯瞪大雙眼。

「我開玩笑的啦，麥克斯，他不會照到輻射線啦。」

「可是你說……」

「我知道，可是……麥克斯，看著我。」

他轉頭面向我。他有一張娃娃臉，臉頰圓潤通紅，中間的睫毛微微往上翹，永遠都是一臉困惑的模樣，三歲時長這樣，十二歲時相差無幾，我想到三十歲還

是改變不大。

「麥克斯。」我說：「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必須待在我身邊。我們行的，但我們必須要同心協力。」

「同心協力做什麼？」他嘴脣顫抖。

「熬過這一切。你可以為我撐下去嗎，麥克斯老大？相信我，好嗎？」

他認真的點頭。手電筒在牆上照出一片白光，如同鎂光燈。麥克斯和我靜靜吃完剩下的晚餐。